

浅析新安医家程杏轩经方运用特色

万四妹¹ 张玉才¹ 王 键^{2*}

(1. 安徽中医学院中医临床学院,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03 号, 230038; 2. 安徽中医学院)

基金项目: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(2012BAI26B00)

* 通讯作者: wangjian6301@163.com, (0551)5169179

[摘要] 程杏轩著《杏轩医案》载运用张仲景经方治验 24 则, 是新安医学著作中典型的经方医案代表。程杏轩继承发扬仲景学说, 以凭证用方, 不拘体质与时令; 医贵变通, 知常达变; 艾灸与方药并用; 熟读深研经典, 尤需临证积累; 医者经方、经典皆应熟读活用; 熟读深研经典, 尤需临证积累为其学术特色。

[关键词] 程杏轩; 杏轩医案; 新安医学; 经方医案

清代新安医家程杏轩, 不仅辑有 320 余种历代医籍的类书《医述》, 还有反映其学验丰富、特色鲜明的临证医案《杏轩医案》。《杏轩医案》中载运用张仲景经方治验 24 则, 包含程杏轩对经方的独到理解和体会, 是新安医学著作中典型的经方医案代表。现将程杏轩经方运用特色浅析如下。

1 凭证用方, 不拘体质与时令

张仲景《伤寒论》113 方和《金匮要略》262 方, 多以“某某病, 某某症, 某某方主之/宜某某方”等形式表述。《伤寒论》317 条有“病皆与方相应者, 乃服之”。另有“病如桂枝证”(166 条)“如柴胡证不罢者, 复与柴胡汤”(101 条)的提法。孙思邈以“方证同条, 比类相附”编次、研究《伤寒论》后, 方证相应便受到后世诸多医家的重视。近现代方证相应说已成为众多医家临证用方的指导思想。

《杏轩医案》之经方医案中, 程杏轩运用经方收效后, 多次论述运用张仲景经方当凭证用方的思想, 强调运用张仲景经方, 只有当“病皆与方相应者, 乃服之”, 才能效如桴鼓。

《杏轩医案初集·曹近轩翁感后食复》^{[1]22}中载: 治近翁同道外感复发, 服消导药和白虎汤不效后, 程杏轩抓住患者“热盛口渴, 舌黄便闭”的主症, 诊断为“此食复也”, “投以枳实栀豉汤加大黄, 一剂和, 二剂已”。并强调“仲景祖方, 用之对证, 无不桴鼓相应”。

《杏轩医案续录·鲍宗海风寒喘嗽误补肺胀欲绝治验》^{[1]60-61}案, 载患者因风寒客肺, 气阻痰凝, 因而喘嗽, 前医不开解, 反投敛补, 以致闭者愈闭, 壅者愈壅, 酿成肺胀危证。程杏轩遵《金匮要略》“咳逆倚息不得卧, 小青龙汤主之”, 以小青龙汤化饮开解获效。

《杏轩医案初集·许生母伤食腹痛》^{[1]44-45}治许生咏堂母病, 其腹痛拒按, 大便一日未解, 脉沉细, 苔黄燥, 下证悉具, 但虑其素体亏虚未敢下法施治, 连用温消诸剂不验后, 反思总结“仲师云: 腹满不减, 减不足言, 当下之”, 且“今痛满拒按, 舌黄焦燥, 下证悉具, 夫复何疑?”遂以大承气汤加减“服头煎后便行一次, 其痛略定, 随服复煎, 夜半连下三次, 痛势大减, 舌干转润, 易以调中和胃, 旬后起居如常”。

《杏轩医案初集·蒋某阴暑》^{[1]48-49}治蒋某夏月伤暑时, 程杏轩据其身虽热而反近衣, 口虽渴而喜热饮, 沉细脉和舌白面青, 诊断为“此阴暑证也, 非姜附莫治”。患者家属疑虑天时酷暑而用姜、附不当, 程杏轩果断回答: “若云夏月不可服热药, 则冬月不可服凉药矣, 何仲景治冬月伤寒, 每用石膏苓连耶? 舍时从证, 自古有之。乃投附子理中汤, 一服热退, 再服病却”。程杏轩用经方强调凭证用方, 舍时从证的思想跃然纸上。

2 医贵变通, 知常达变

面对错综纷纭的复杂病症, 医家贵在变通活泼。《伤寒论·辨阳明病脉证并治》中即有阳明腑实的真假辨识, “阳明病, 潮热, 大便微硬者, 可与大承气汤。不硬者, 不可与之。若不大便六七日, 恐有燥屎, 欲知之法, 少与小承气汤, 汤入腹中转矢气者, 此但燥屎也, 乃可攻之; 若不转矢气者, 此俱初头硬, 后必溏, 不可攻之。攻之必腹胀满不能食也”。即因腑实与否难确定, 张仲景为避免失下与误下, 藉小剂量缓下以试探之。

程杏轩临证遇舌证不符及脉证相左时, 亦继承仲景探病法。《杏轩医案初集·李某阴证伤寒见纯红舌》^{[1]50}案, 病人阴寒脉证悉具, 药当从温无疑, 但其舌

色朱红,与证不符,程杏轩“先用小剂理中汤探之,无碍,随用重剂六味回阳饮,数剂病痊,舌色亦退”。

探证不唯于药,亦有用其他物者。《杏轩医案初集·胡某乃媳感证》^{[1]47-48}案,程杏轩“冷水即是妙药,饮之无伤。盖欲观其饮水多寡,察其热势之轻重耳”。胡妇冷水一碗一饮而尽,饮后觉水甘甜如饴糖,心地顿快,便断为重感热结,邪居阳明,以大承气汤退热除病收效。

3 艾灸与方药并用

《伤寒杂病论》载张仲景针灸与方药并用的条文数处,如(304条)“少阴病,得之一二日,口中和,其背恶寒者,当灸之,附子汤主之”是张仲景艾灸与方药并用之实例。程杏轩处理复杂危重证时,亦针、灸、药合用,发挥各所长,达到最佳治疗效果。

《杏轩医案初集·方理丰翁中寒脱阳殆证救苏》^{[1]25-26}案,程杏轩先艾灸气海、关元数壮,并煎姜汤灌之,呻吟出声后,方订参附汤回阳救逆,后温补肾元而愈。

《杏轩医案初集·方氏妇目疾误治变证》^{[1]52}案,病人阳气暴脱,药热不能下咽,程杏轩“令取艾火,灸气海、关元数壮,身始动,舌始收。忙灌药一盅,移时又厥,仍令再灸,厥回复进前药,守至黎明始苏,续进左归饮及滋肾生肝诸剂,病痊目亦明矣”。

4 医者经方、经典皆应熟读活用

程杏轩在运用张仲景经方时,非常注重剖析临证思辨过程,用方无效亦真实记录。对无效病例记之颇详,有分析,有看法,意在启示后人,提高医术,颇有教益。《杏轩医案初集·庄炳南兄素禀火体病治与众不同》^{[1]30}案,患者禀质多火,患阴暑证后附子理中汤不应,再强服之,病反加重,竟然得汗病却。杏轩特予详细记述,感叹“人病体质之殊若此,则南北地土不同,风气各异,其人其病又何如耶?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,不可不玩索也”,认为治病应注意人的体质差异,选用经方亦当参合经典理论,方可万全。

5 熟读深研经典,尤需临证积累

程杏轩主张,作为医者既要深研经典、广读医书、穷研医理,但更要多临证以增长见识和才干。《杏轩医案初集·胡某妇脏燥面论证治方法》^{[1]61-62}案,前医以逍遥散解郁、温胆汤化痰无效后,程杏轩精确辨证为燥脏,以张仲景甘麦大枣汤服之而愈,并指出:“病名脏燥,方乃用甘麦大枣汤,详载《金匱玉函》中。未见是书,不识病名,焉知治法,宜乎目为怪证也”。强调医家当潜心研究仲景原著,方能用好经方。

《杏轩医案初集·汪木工感证舌苔变易之奇》^{[1]49-50}案,程杏轩舍脉从证,以白虎汤加減治愈其伤暑证后,坦言“生平历治伤寒瘟疫诸候,曾未见此舌苔之异。且诊视五日,变幻出五人,前贤诸书亦鲜言及,真匪夷所思也。谚云:读尽王叔和,不如临证多。洵非妄语”。坦言治疗失败,强调临证病情的复杂性。

《杏轩医案初集·潘氏室女经闭成癆不治之证》^{[1]26}案,程杏轩结合个人临床经验,认为“历见妇人咳嗽寒热,脉数经闭者,多不可治,若室女更无一生。任用补虚清热,解郁调经诸法,总无灵验。求诸古训,鲜有良法,惟《金匱要略》载有大黄廔虫丸及百劳丸二方”,但“当其初起,血痹不行,癆瘵将成未成之际,即以此药投之,祛旧生新,或能图功,亦未可料。倘迁延时日,元气已衰,则无及矣”。主张临证需早期运用经方,否则日久元气衰败后治疗效果亦不佳。又如《杏轩医案辑录·汪舜虞翁令爱水肿》^{[1]133-134}治疗汪舜虞翁令爱水肿,《黄帝内经》云:诸湿肿满,皆属于脾,因服五苓、五皮。张仲景从肾为胃关,以肾气丸主之。皆是治疗水肿的常规思路。但程杏轩临证体会到,肾气壮则水还于肾,肾气虚则水散于皮的差异,提出肾气丸合健脾益气剂治水肿的宝贵经验,即“此病(指水肿)单用肾气丸不效,单用补中益气汤亦不效,须用补中益气汤,吞《金匱》肾气丸”。

综上,笔者始学张仲景之说,常茫然其医理之深。自读新安医家程杏轩《杏轩医案》后,深感其经方运用之特色,确有助于加深理解张仲景辨证论治之精神,树立运用经方之信心。

参考文献

[1]程杏轩. 储全根,李董男点校. 杏轩医案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9.

(收稿日期:2012-04-27;修回日期:2012-07-18)

[编辑:黄 健]

欢迎邮购《中医杂志》光盘合订本

1951—1986 年(4 张光盘)480 元;1987—1994 年(1 张光盘)260 元;1995—2004 年(1 张光盘)280 元。光盘合订本为计算机用数据光盘,收入了同期出版的全部《中医杂志》的内容,可对所有文章进行任意字检索,方便实用。

汇款地址: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中医杂志北京医海林音像书店,邮政编码:100700,电话:(010)64035632。网

址:<http://www.litongnet.com>, <http://www.cnki.net>